

地区认同与马盟一体化

汪长明

(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 上海 200030)

摘要: 20 世纪后期,在国际政治领域,地理空间的认同(身份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制度认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地区合作成为地区内国家应对外部挑战、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政策取向。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马盟)作为北非重要的地区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由于成员国政治互信缺失,经济互补性不强,缺少强有力的区内大国的引领,以及各国外交政策的差异等因素,导致地区认同缺失,地区一体化进展缓慢,地区主义尚未发育。近年来,马盟地区合作开始走出困境,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呈现良好发展态势,马盟地区主义的前景值得期待。

关键词: 地区认同; 地区主义; 地区合作; 马盟一体化; 西撒问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60(2012)02-0065-09

20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让位于各国对经济发展的热衷和对资源与技术的竞争,^①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政策取向。为因应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非洲国家纷纷组建地区的和次地区的政治经济集团,积极推动国家间的合作,推进一体化进程,以此化解被“边缘化”的危险,并努力提升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是地区主义(regionalism)这一新的政治、经济整合现象在非洲的地域反应。地区主义是民族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难以形容和不可避免力量的集体回应之一,^②是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另一种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实现结构性转变的动力。作为一个影响国际事务演变的趋势性范式,地区主义对地区一体化的巨大促动效应将深刻改变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版图。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UMA,下文简称“马盟”)是北非重要的地区合作组织。^③本文以地区认同(regional identity)为视角,试图说明其在马盟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地区一体化:从地区认同到地区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地区(region)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而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往往体现为地区行为体之间在文化属性、历史经历、政治制度和外交关系等方面所具有的亲缘性,以及面临共同威胁时所具有的相似心理感受及政策反应。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一个地区的构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共有的特性(shared characteristics)、成型的互动(pattern interactions)和共享的知觉(shared perception)。^④可见,“地区”不只是在地图上能被直接和准确描述的有形空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汪长明(1973-),男,安徽望江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

^① Sharif M. Shuja: Coping with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237, No. 1630, Nov. 2001, p. 257. 转引自汪波:《美国的 21 世纪“经济化地缘政治构想”》,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第 19 页。

^② Greg Bankoff and Kathleen Weekley: *Post-Colon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hilippines: Celebrating the Centennial of Independence*, England and US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181.

^③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立于 1989 年 2 月,由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五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国家组成,简称马盟。其宗旨是推进区域经济互补合作,协调彼此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并最终实现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建立完全的马格里布经济联盟,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

^④ Barry Buzan: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s,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68-73.

间,它本身就包含观念建构的含义,是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及认知建构。^①

所谓认同(identity),是指以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他者相区别的共有形象和归属感,^②是行为体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③在政治学领域中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建构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认同是相对稳定的、对自身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预期,因而是能够产生动机和有意图行为倾向的一种属性。^④它建立在长期实践基础之上,代表政治行为体本身与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⑤温特将认同分为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和集体认同。前两种认同内生于行为体,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性;后两种认同的建立依赖于体系的政治文化,存在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强调主体间的一致性。集体认同把角色身份与类型身份结合起来,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利他行为仍然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它们权衡利益的基础是团体或团队。^⑥

地区认同是成员国对地区作为独立实体的集体认同,是地理上接近的若干国家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一般而言,根据来源的差异,地区认同具有三种基本属性:(1)归属性(attributive)。地区成员国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互动,造就了本地区在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亲缘关系,从而形成归属性地区认同。归属性地区认同是地区认同的初始形态。(2)回应性(responsive)。一个地区在与区域外实体的互动关系中,地区成员国更加清晰地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从而建构起本地区与“他者”的差异性,形成回应性地区认同。(3)功能性(functional)。地区认同还表现在区域内各国应对社会经济等功能领域的共同议题,以及在此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功能性地区认同。地区认同的这三种属性在层次上由低到高,分别影响着地区主义的不同方面。

认同政治研究与地区合作实践表明,如果成员国的认同感较强,将自身视为地区的“整体一部分”,地区合作组织一体化的推进就具备了深层次的心理和文化上的支撑。另一方面,组织内地区合作的不断深化反过来塑造着成员国的利益取向与政策回应,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实现国家的不断发展与地区的共同繁荣。

所谓地区主义,是指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或战略利益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⑦作为一种调节过程,地区主义把具有各自机构和目标的系统或组织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中,为的是共同实现至少是某些目标以及共同实施至少是某些政策。^⑧地区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1)共同的地区意识。目前世界上的地区合作组织,都是地理上连为一体或比较接近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往往认同其所属地区在历史上的亲缘性、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地理空间上的板块性,或相同政治形态与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2)共同的利益驱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地区主义的动因来自于区域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的主要刺激因素可能来自对整个组织的威胁,内部的主要刺激因素可能出自对共同利益的期望。温特指出,没有利益,身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 354.

② James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8, p. 504.

③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68.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4.

⑤ Paul Kowert and Jeffrey Legro: "Norms, Identity, and their Limits: A Theoretical Repris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53.

⑥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8页。

⑦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第58页。

⑧ [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1页。

份就失去了动机力量;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① (3)共同的制度框架。地区一体化进程必须通过国家意志的趋同来推动,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具有依存性,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因此,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多边领导和政策协调成为必需,^②这就要求成员国共同努力建构地区合作机制。制度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4)共同的政策选择。成员国在地区意识、利益诉求和制度化框架方面的趋同将促使其采取共同的政策,从而转化为共同的组织行为。这种共同的行为取向将使成员以组织(群我)而非个体(自我)的身份共同面对组织外行为体,增加组织应对外部威胁的权力优势,强化地区主义的共同性。

地区认同和地区主义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地区认同是地区主义的产物,地区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密切联系加速了国家间的融合,促进地区的整合,塑造着国家对地区整体性的认同。同时,地区认同又是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它通过作用于国家的利益与行为取向而对地区主义的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地区认同直接影响地区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身份定位、利益分配和政策选择,是地区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

二、马盟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马格里布地区具有历史上的亲缘性、地理上的整体性和语言、民族的同一性特征,具备开展地区合作的“天然条件”。马盟的成立是地区主义在北非发展的产物。然而,马盟国际关系存在着诸多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导致其一体化进程缓慢,地区合作收效甚微。

1. 成员国政治互信缺失,地区认同感不强

(1)国家间政治利益上的冲突。马盟各国历史情感复杂,政治体制不同,社会观念各异,地区民族、种族、宗教冲突频发,导致国家间政治利益冲突现象严重,归属感地区认同感不强。例如,利比亚因洛克比危机长期拒绝担任马盟主席国,削弱了马盟的组织凝聚力;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两国边界长期关闭,阻碍了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往来;毛里塔尼亚长期政局不稳,军人统治的政治文化遭到马盟其他成员国的普遍反对。一个典型的实例是,2007年,利比亚向包括马盟成员国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发放了签证,但对突尼斯人采取了区别性对待。这毫无疑问对联盟的进程产生了消极作用,因为这个决定违背了马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成员国间人员的自由流通。没有这种自由,那么要形成马格里布共同市场就是不可能的了。^③ 诸如此类的事件反映了马盟内部存在的分歧,削弱了成员国间的信任与合作,使他们难以在马盟框架内采取统一行动,不利于组织一体化的发展。地区合作的实践表明,主权国家对区域组织的认同和参与是地区一体化的根本性推动力量,成员国归属感地区认同的构建是实现地区合作的重要步骤,是地区合作组织共同目标意识和政策取向形成的观念基础。

(2)久拖未决的西撒问题。西撒问题由来已久,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产物。因为领土及资源争端,历史上,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相继牵涉其中。马盟的成立不但没有为西撒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相反,该问题却成了马盟地区整合的最重要制约因素。特别是1995年以来,由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举行过6届的马盟首脑会议被迫中断,至今仍未恢复,马盟一体化建设进程也因此基本陷入停顿。西撒问题发展到今天,主要变成了马盟两个最主要国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矛盾。^④ 30多年来,西撒问题成了两国关系不可逾越的障碍,严重阻碍了马盟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0页。

②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64-366.

③ Samih Massoud and Al-Hayat: "Reviving the Maghreb Union through Economy before Politics", 11 March 2007. See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7566&lpos=fromtheweb.

④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人口约占马盟的76%,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联盟的68%,出口也达到了近50%。资料来源: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7566&lpos=fromtheweb。

各国的团结与合作。摩、阿在西撒问题上明争暗斗,双边关系一直没有实现正常化。无论是推动马盟地区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需要,还是促进非洲大陆的团结与合作,都绕不开西撒问题这道难关。

2. 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各异,且相互间互补性不强

经济一体化是地区一体化的核心要素,对一体化的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历史上的殖民统治、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地区局势长期动荡、各国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加之各国在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出现种种失误等因素,使得马盟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且各国发展程度各不相同。马盟五国中,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利比亚(但以石油经济为主),位居“中游”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还有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的毛里塔尼亚。总体上,由于受殖民地经济的影响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马盟各国经济畸形发展,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很难建立起完整的工业部门,各国经济的互补性不强。^①与欧盟等成熟的地区合作组织相比,马盟在产品门类、发展程度、经济互补性和自由度等方面都没法相提并论。^②马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不到3%,而在南美国家之间已经达到了15%,东南亚国家之间达到了22%。^③马盟成员国经济互补性程度低,影响了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内部市场的扩大。

另外,由于马盟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同一项政策,成员国往往产生不同的反应,带来不同的后果,在推动一体化时很难顾及到平衡,使得成员国之间缺乏集体意识。一些国家选择放弃集体一致原则,单独与欧盟等一些组织和国家签订经济协议,这削弱了马盟的向心力。例如,早在1995年7月,突尼斯就率先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议”,^④随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也与欧盟签署了这一协议。结果是,马盟各国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甚至超过了马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3. 缺少地区领袖型国家

地区主义的发展要求成员国在关税等诸多方面实行共同的标准并共享,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这需要具有领袖能力的地区大国的牵引和推动。领袖型国家往往具有联邦或联盟的意识,在促进地区主义发展与深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打破制约一体化的机制与政策障碍,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以规模效应带动和促进地区一体化市场的发展。考察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功实践,可以发现,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⑤欧盟的德国和法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南共体的南非作为组织的领袖型国家,在推动地区一体化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⑥在马盟各国中,没

^① 马盟各国经济实力差异较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年,马盟五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分别为:利比亚,14878(第56位);突尼斯,9488(第82位);阿尔及利亚,7103(第97位);摩洛哥,4773(第117位);毛里塔尼亚,2099(第144位)。资料来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

^②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自由度研究报告,马盟各国2010年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IEF)为:摩洛哥59.2(第91位),突尼斯58.9(第95位),阿尔及利亚56.9(第105位),毛里塔尼亚52.0(第133位),利比亚40.2(第173位),分别属于“大部分不自由”等次或“完全不自由”等次。资料来源:Terry Miller and Kim R. Holmes: Highlights of the 2010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see http://www.heritage.org/index/PDF/2010/Index2010_highlights.pdf。

^③ Iheb Al-Tounisi: “Maghreb trade ministers push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28 January 2007. see http://www.magharebia.com/cocoon/awi/xhtml1/en_GB/features/awi/features/2007/01/28/feature-02。

^④ 全称“欧盟与地中海国家联系国协议”。欧盟于2008年提出与地中海南岸12个国家建立以政治稳定和安全为基础的新型伙伴关系,并决定于2010年与这些国家共建“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Europe-Mediterranean Free Trade Zone)。为此,欧盟开始与这些国家分别签署包括地中海两岸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联系国协议”。

^⑤ [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⑥ 以南共体(SADC)为例,1992年成立的南共体由于南非在1994年的加入而获得了巨大动力,该组织现有成员国15个,面积987万平方公里,人口2.6亿,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4650亿美元(2009年),占全非31.8%。资料来源: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42/。

有一个无论基于实力还是基于愿望能够成为地区领导者的国家。另外,作为非洲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埃及早在1994年11月就正式提出入盟申请,但马盟迄今尚未审议埃及的要求。马盟地区主义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目前来看,由于缺少地区领导国家的引领和推动,马盟对地区合作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非常有限。

4. 区外大国介入导致各国外交政策差异较大

历史上,殖民主义势力曾将触角伸向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由于马格里布地区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世界主要大国无不染指这一地区。其中历史上的殖民宗主国法国和当代霸权国家美国在该地区的渗透和争夺最具代表性。区外大国的介入使得马盟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差异很大。

在对法外交上,马盟五国中除利比亚外均与法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关系,因此,法国在马格里布国家的外交取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例如,阿尔及利亚在历史上曾作为法国的海外省达一个多世纪,法国是阿尔及利亚外交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国家,但美国进攻性的外交战略又不可能让阿尔及利亚唯法国是瞻而将美国拒之门外。利比亚虽然在历史上并不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卡扎菲在执政时期也努力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以利于其推行反美外交战略的需要。当前,利比亚战争已经结束,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如何分切利比亚这块“石油蛋糕”,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博弈过程。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作为战争的主要发起方,势必在未来的利比亚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是马格里布地区最重要的外来参与者。^②在与美国的关系上,长期以来,马盟五国分别实行差异性对美外交战略。美国长期对利比亚实施制裁,并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与利比亚不共戴天。虽然美国出于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需要,于2006年恢复了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并在2011年与北约其他主要成员国一起发动利比亚战争,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两国关系的历史阴影短期内还难以消除。未来的利比亚新政权采取何种对美外交政策,有待观察。摩洛哥是马盟国家中的“亲美”派代表,穆罕默德六世积极发展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与卡扎菲高举“反美”旗帜的外交战略背道而驰。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则采取比较温和的对美实用主义外交路线,主张同时发展与法、美两国的外交关系。而阿尔及利亚则更多地表现出“疏美”倾向,阿美关系若即若离。

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势力和近代霸权势力的介入,以及这两种势力的相互交织,使得马盟各国外交政策缺乏独立性和稳定性,且互不兼容,在地区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性的政策安排。区外大国的介入以及由此导致的各国外交政策差异是制约马盟一体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马盟地区合作能否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成员间政治关系的改善是马盟地区主义的前提条件;经济联系的加强、经济依存度的提升是马盟地区主义的主要内容;完善的地区合作机制与趋同的外交政策是马盟地区主义的制度保障;地区领袖型国家的引领是马盟地区主义的重要推手。

三、推进马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最近几年,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马盟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经济互补合作和实现经济一体化是马格里布地区应对发展挑战的现实选择,要求重新启动马盟一体化进程和加强经济合作的呼声渐趋强烈。由于受上述各种因素的制约,马盟各国应该积极探索适合地区特点的一体化模式,走出一条有地区特色的合作之路。

^① 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有大批马格里布阿拉伯人移居法国。早在1976年12月31日,法国内政部公布的非避难马格里布侨民(仅限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总数就已达到133万。侨民问题一直是影响马-法关系及各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

^② 关于美国在北非的地缘战略利益及对前法属北非的政策,参见刘姝:《二战后美国对法属北非政策及动因》,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第64-68页。

1. 成员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与经济联系的加强

温特认为,友谊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在无政府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国家所持有的社会共有观念势必造就对外政策行为,这种行为又加强和再造这样的观念。共有观念的存在取决于具有知识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没有实践活动,体系就不会发挥作用。当今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既相互尊重主权的个体性,同时又可以把各国纳入建立真正的国际共同体的进程。^①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能够驾驭马格里布地区巨大经济潜力的唯一力量是拥有共同的政治愿景。^②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马盟内部两个重要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的地区安全问题都牵涉到这两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摩、阿政治和解对马盟地区合作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西撒问题久拖未决,使得马盟地区主义缺少基本的形成要素。因此,马盟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首要和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西撒问题。西撒问题的政治解决是马盟地区主义形成的关键步骤。

经济上,马盟一体化可以在两个方面促进地区经济更快增长。首先,马格里布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会导致规模经济的产生,刺激竞争,建立起一个超过 8600 万人(2010 年)的消费市场,在规模上相当于几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强国,足以提高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其次,区域一体化将减少欧盟对马盟成员国的“中心辐射效应”(effects of hub-and-spoke)带来的负面影响,^③从而在客观上刺激马盟内部的经济联系。当一个巨大的“中心”国家或地区与几个小国进行双边贸易的时候,这种效应就会出现。不断深化马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马盟一体化的重要条件。

2. 不断推进制度化建设

制度安排是地区合作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发展程度及内在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如果缺少成员国的主观动力,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机制,地区一体化也只能是一种设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认为,机制本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个变量,在地区认同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组织本身及其机制是由内含某种价值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准则与决策程序构成的,其深层内核实质上是文化价值。因此,组织与机制本身的发展、合作的深化也是该文化的发展及其社会化的过程;在地区合作中,组织与各种机制能够明确界定成员国承担的法律责任,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并提供解决争端的组织平台。^④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认为,官僚制(bureaucracy)组织体系建立在专业分工和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是理想性质的组织体系。那些法制健全、官僚体制完善和具有高度理性社会规则的国家(即“韦伯式国家”)容易形成正式的机制,从而促进一体化的深化;反之,那些缺乏较强法律制度、治理方式非理性的国家(即“非韦伯式国家”)组成的地区合作组织则难以进行机制建设。马盟国家都属于“非韦伯式国家”,最明显的特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虽然这些国家形式上依照宪法缔造,但往往由传统的社会习俗和观念主导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教派主义和社会习俗等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这些国家很难接纳硬性的机制建设,从而使得马盟地区主义表现出“软”的特征。可以说,马盟地区主义机制上的软弱也是马盟各国国内社会结构特性的延伸。只有按照渐进与务实的方式推进地区机制建设,马盟地区合作才能有序开展。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前言,第 39-43 页。

② Larabi Jaidi: “Integrating the Maghreb”, 27 January 2011. se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aidi1/English>.

③ 主要表现为“中心国家”产生的聚集效应(Combined effect)导致“外围国家”被“边缘化”,这主要是由马格里布地区各国经济结构的相似性造成的,尤其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根据克雷宁指数(Kreinin index),这两个国家出口欧盟产品的贸易相似度超过了 70%。

④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Robert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21, 153-170.

3. 长期不懈地进行互信建设

互不信任是马盟内部的普遍现象,也是马盟一体化的最大制约因素。本来,马格里布地区在地理上是连为一体的(板块性),具有相似的历史经历和比较接近的文化、价值观,具备地区一体化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在马格里布地区制造的隔阂和敌对,人为割裂了马格里布的板块属性,破坏了该地区人民的历史与地理认同,使得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呈现马赛克式、碎片化特征。只有努力消除彼此之间因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的不信任,长期不懈地进行互信建设,营造成员国之间良好的心理环境,为今后的制度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马盟一体化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地区认同最基本的含义是地区各国的“整体一部分”意识,从而形成归属感地区认同。归属感地区认同源自地区内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互动关系,它一经形成,便直接作用于社区民众、商业团体和政府的心理与思维取向,进而影响地区认同的形成。对国家来说,归属感地区认同感越强,对地区的一体化就越重视,从而倾向于与本地区其他国家采取一致性的政策,创建和维护本地区功能领域的制度和规范。同时,其在对待区外国家和地区时就越明显地表现出“回应性”。

4. 马格里布地区认同的建构

一体化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人民有能力把一体化变成一种观念或信仰,进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①地区认同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功能,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社会制度文化和环境改变被不断地建构、塑造出来;对于不同的利益和文化,认同也可能交叉或重叠。作为泛非文化的一部分,马格里布地区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群体意识和集体精神,但这种基于氏族或部落血缘关系的原始村社民主形式有着强烈的属地意识和群体属性,要将这种血缘或血族集团内的民主形态嫁接到对非血缘的社会共同体事务的参与中去,并将其提升到现代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时,在次地区层面上,北非传统政治文化注重个人对集体的效忠义务,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忽视个人自由的彰显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集体一致,排斥个性发展,这些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如何根据国际政治的发展要求去挖掘北非传统文化的同—性要素并进行整合与重构,努力构建现代公民社会,是马格里布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马盟地区主义的必由之路。

地区认同的构建是马盟地区合作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挖掘马格里布地区历史上的共同文化根基,构建马盟地区的共同体意识,马盟地区合作才有继续推进并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与层次的可能。

四、马盟地区主义的前景

马盟自成立至今已逾 23 载,虽然在地区合作方面步履维艰,但仍具备一体化得以推进、促进地区主义发育的诸多积极因素:

(1)历史地理因素。马格里布这个古老的地理概念作为西北非地区的总称,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马格里布始终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北非板块”。因此,马格里布地区的板块性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独立的历史地理属性是马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马格里布地区是非洲与欧洲的结合部、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咽喉”,地缘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就是群雄逐鹿之地。在国际关系中,位于同一地区的国家,由于地理上接近,交通便利,往往在历史上就有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很容易由各国政府出面达成一定的协议,形成地区经济一体化。

(2)语言文化因素。社会表象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认为,语言是一种集体表象,是一种反映功能的社会机制。而文化则是地理和历史条件与种族及其划分所产生的一种共生现象。文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52页。

化认同能将这个群体中所有成员的共同性汇聚在一起。^① 语言文化是国家身份的重要象征,共同的语言文化容易产生集体认同。^② 马盟五国的国语均为阿拉伯语,这为五国人员往来、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工具便利”。另外,马盟五国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成为这一地区国家人民的思想道德信条,也使五国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

(3)资源经济因素。从资源经济角度看,马盟各国具备经济一体化的互补要素。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两国农业比较落后;摩洛哥拥有丰富的磷酸盐矿藏,农业发达,但能源缺乏;突尼斯的石油和磷酸盐矿、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和铜矿储量都很丰富。联盟内部产品以互补为主,竞争为辅,合理的内部调剂对五国的经济发展能产生推动作用。只要五国打破横向封闭状态,完全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地区人力、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实现优化配置,提高综合实力,形成区域内的互补利益。2009年6月10日至12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第19届非洲经济论坛发布了《2009年非洲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评选出非洲十大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在这份名单中,突尼斯(4.6分)和摩洛哥(4.1分)分列第一和第五位,表明这两个马盟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③

正是这些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使得马盟一体化进程并未停止。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深化的今天,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和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马盟成员国维护团结、加强地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自2007年以来,马盟五国领导人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希望加快地区一体化进程,特别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出现了态度缓和、立场接近的积极变化,这将成为推动一体化的最有力因素。突尼斯外交部长卡迈勒·米尔詹(Kamal Mirjan)指出,马盟一体化是事关马盟国家和人民生存的迫切需要。建设并实现马盟一体化不仅可以使成员国能够应对和战胜各种挑战,并且符合本地区人民期盼繁荣昌盛的愿望。因此,巩固马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和最终实现马格里布经济一体化应该成为马盟各国的不懈追求。^④

实际上,近年来马盟地区经济合作正在得到加强。2009年12月29日,马盟外交部长理事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2010年马盟工作计划,确定成立系列专业部长理事会,共同研究相关问题,加强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经济互补和一体化。2010年3月16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马格里布金融与货币部长理事会上,正式成立了马格里布投资和商业银行(BMICE),区域内各国投资比例、内外部控制、可行性研究等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五国还就建设泛马格里布高速铁路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初步协议。2010年12月1日,马盟秘书长哈比卜·本·叶海亚(Habib Ben Yahia)宣布,马盟五国已经就2011年启动建立马格里布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⑤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马盟在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非洲经济委员会估计,如果存在一个马格里布联盟,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分别提高5%。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包括服务的自由化和改革投资规则,则该地区国家的实际人均GDP在2005—2015年内将获得大幅增长,阿尔及利亚可能达到34%,摩洛哥为27%,突尼斯为24%。^⑥

① [法]梅曼·钦丹、阿塔纳斯·博普达、路易斯·安热兰·恩甘内:《非洲的语言与文化认同》,《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3期,第41—47页。

② 按照菲利普·布兰切特(Philippe Blanchet)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都有两种本质功能:将人与人、人与社会连接在一起的交际功能,以及对其进行区分的存在判断功能,这两种功能缺一不可。语言的存在判断功能作为语言的社会功能,是构成特殊文化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参见:www.uhb.fr/alc/erellif/credilif。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非洲十大最具竞争力国家》,2009年6月24日,参见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网站: <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ghlt/ckzcfg/200906/20090606356858.html>。

④ 康新文:《突尼斯认为马盟一体化是一种迫切需要》,新华网,2010年2月18日,资料来源: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2/18/content_12998549.html。

⑤ 吴文斌:《19年谈判终成正果 马盟自贸区2011年启动》,人民网,2010年12月3日,资料来源: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3386582.html>。

⑥ Larabi Jaidi: “Integrating the Maghreb”, 27 January 2011. se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aidil/English>.

政治方面,马盟各国正在朝着消弭分歧、建立互信的方向努力。2007年11月27日,马盟元首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外国在任何非洲国家建立军事司令部或军事存在。这被认为是马盟对外争取“用一个声音说话”迈出的重要一步。2009年4月19日,摩洛哥外交与合作大臣费赫里(Taib Fassi Fihri)表示,摩洛哥政府愿尽快与阿尔及利亚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开放两国边界。他还表示,西撒问题不应该影响双边关系发展,不应影响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建设。这代表了马盟成员国的共同期待。法国银行前高管、曾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经济顾问的安瑞·阿佐雷(André Azoulay)指出,马格里布地区虽然国家政体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它们都已走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轨道。^①

文化方面,马盟从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在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发展各级教育,维护源于伊斯兰教教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保护阿拉伯民族特性,并配备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开展师生交流,建立大学和文化机构。^②早在1990年,马盟第二届首脑会议就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立马格里布大学和马格里布科学院两个泛马盟文化机构,正是基于马盟五国拥有共同的语言和相近历史文化的考虑。文化认同是马盟成立的重要基础,也是其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当前,受“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冲击,包括马格里布地区各国在内的阿拉伯世界正经历一场以西方大国为推手、由相关国家政治反对派发起的,以推翻现政权、实现社会变革为目标,以社会运动(街头暴力政治)为手段的“草根民主革命”,地区政治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性重组。经历了彻底“政治洗牌”的马格里布各国未来的政治领导人将推行怎样的一体化政策,目前尚不明晰。但综观马盟近年来的发展态势,并通过以上各种积极因素,可以看出,马盟已经走出地区一体化的困境,正步入稳步推进、逐步发展的轨道。有理由相信,随着马格里布地区认同的构建和深化,在不久的将来,马盟将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合作组织,其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所处的地位和所产生的影响将日益凸显。

Regional Ident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nion of the Arab Maghreb

WANG Chang-ming

(Qian Xue-sen Librar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geo-space takes the place of the identity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and its policy tendency to face external challenges to gain further development for each country. The Union of the Arab Maghreb (UMA)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corporation in North Africa. Since the UMA was established, the process of its regional integration keeps a slow step forward and its regionalism has not yet developed due to the lack of regional identity because of politically mutual distrust, the low standard of mutual complementarity of economy, the absence of a regional big power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embers' diplomatic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the UMA regional corporation has walked out of a hard situation. Its integration process is promoting steadily, showing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The future of UMA regionalism deserves expect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identity; regionalism; regional corpo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UMA; the Western Sahara issue

(责任编辑:陈晓东)

① [法]卡罗尔·马特莱克:《马格里布的崛起》,杨鸣娟译,载《商业周刊(中文版)》,2009年第4期,第58-59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关系和教科文组织与该组织的合作协议草案(中文版)》,2009年4月6日,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16/181661c.pdf>。